

野 爱

YEA!

(英) D·H·劳伦斯



宁夏人民出版社

野 爱

[英] D. H. 劳伦斯著
王 英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野 爱

D·H·劳伦斯著

(宁)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李秀琴

封面设计:本田罗李

野 爱

D. H. 劳伦斯著

王 英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丽荣电脑新技术部激光排版

(湖南日报社13栋2门5楼)

浏阳永安彩色印刷厂印刷

1/32开本 787×1092毫米 印张10 字数:220千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227—01068—6/I·255 定价:6.80元

内容简介

《野爱》是英国著名作家戴·维·劳伦斯诸多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对劳伦斯的评说不一，有说他的创作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充满色情与变态心理的描写，反映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野爱》在艺术手法上与劳伦斯的名篇《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样具有着真实、生动与细腻的性爱描写。

《野爱》记述和描写了漂亮的女主人公娜汀在青春骚动时期，与一位名叫卡尔格的废奴主义者、画家和战地记者的男人在山野里邂逅相遇，发生了野蛮和粗鲁的野合交欢……

隐私泄露后，曾经霸占过继母——娜汀的继兄查理斯这个心狠手辣的黑奴制度的拥护者，使娜汀受尽了非人的摧残……

直到卡尔格与查理斯格斗，除掉了这个恶棍之后，他们的爱情生活才像“太阳”般的“温暖”。

出版说明

《野爱》是英国现代颇负盛名的畅销小说作家劳伦斯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我国尚属首次出版。《野爱》在劳伦斯的整个小说创作中，虽然没有列入名篇，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野爱》通过桀骜不驯的女主人公娜汀坎坷而辛酸的爱情经历，为我们展示了处于破落贵族阶层的腐朽没落生活、青年一代为争取个性解放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女主人公在玩世不恭的背后所实际包含的酸楚，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的阴影，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野爱》所描述的生活、作品人物对爱情的理解和态度、人物所处的生活背景与社会背景以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人文主义观念，均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要求我们在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真实面貌的同时，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大胆拿来，小心理解，这才是我们的科学态度。

《野爱》在艺术手法上，与劳伦斯的名篇《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样，具有着真实、生动与细腻性爱描写。必须指出，《野爱》中的两性描写，绝不是对性的肆意渲染，而是用于表现人物性格及发展、丰富形象、揭示现实的必不可少的佐助。

出版《野爱》的目的,是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对待外国畅销小说作品的一次尝试,希望读者也能在阅读之中,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欣赏与评价。

1993、6、19

第 一 章

娜汀·哈罗德是半法国半西班牙血统，出生在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当她母亲十五岁时，其生父仅二十岁便死于一场决斗，只留下正怀着她的可怜的母亲。她所熟悉的父亲，就是现在的养父。

大约在她三、四岁时，全家移居加利福尼亚。不久，她就非常熟悉了那薄暮中的老宅、静幽幽的土溪谷和那小山上醉人的玫瑰花。

她的两个继兄查理斯·代尔那和麦戈尔·代尔那，还有那些纵容她的仆人，不时被她奇异的念头弄得莫名其妙。那时的她无忧无虑，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她几乎是在会走路时就学会了骑马，十岁时就能熟练地使用刀和枪，并确信它们的威力。她能够很快地学会所有的事情，如算术、写作、游泳、下套子，甚至懂得怎样降服最凶狠的公牛。娜汀真希望她是个男孩，这样就可以不上学，特别是可以不去修道院了，因为那种生活太无味了。在那时，她总是跟着查理斯到处玩，甚至不惜干些蠢事以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是责备也好。现在，她可真为当时所做的那些毫无察觉的蠢事感到羞愧。

和她母亲结婚的养父是第二次结婚。他的前妻——查理斯和麦戈尔的母亲——库塞菲，是个典型的西班牙血统，是加利福尼亚显赫家庭的掌上明珠，著名瓦列加将军的近亲。养父

是位船长，往来于波斯顿与蒙物里之间，做兽皮生意。当时以美著称的库塞菲每次见了养父后，总要悄声地告诉她的密友：“我就想嫁给这个男人。”这就是他的罗曼史，就像娜汀在班尼卡修道院里听到的奇异故事一样。

从小，人们就叫娜汀巫婆。她真不懂，难道嫉妒、憎恶是人的本性？羡慕与嫉妒、爱和恨永远是乱搅在一起的吗？虽然他们或她们有时是无意的，可娜汀总是要经常地遭到他（她）们的嘲弄和轻视，使她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和危险。好在今天的人们不再焚烧巫婆了，也许他们是因为恐惧什么。

挑战，多么奇妙的字眼，和打赌一样，会使她兴奋异常。然而，有些事她又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比如查理斯总是像她追随他那样追随她的母亲，可当她的母亲与一个爱尔兰开金矿的挥霍无度的家伙私奔后，他咒骂她的母亲是臭婊子，有时简直是在咒娜汀而不是她母亲，这使她感到莫名的恐惧，她开始疏远他，甚至愿意到修道院去。一年半后，娜汀转到波斯顿的一所学校，这使她得到解脱，她需要规律地生活，因为她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学，现在她已经得到了。

在这里，娜汀认识了尤丽亚·布莱德赫，尤丽亚是她的同学和好友，从尤丽亚那里她学到了很多東西，包括涉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她们俩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尤丽亚是半法国半美国的血统，她的母亲也是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在经历这种不愉快的离婚后，她父亲又结婚了，他们觉得她碍事，就把她送到这里来了。

尤丽亚有一次曾对娜汀说：“我简直烦死了！为什么爸爸要把我送到这种鬼地方？一定是他的新太太妒恨我！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的！我发过誓，要和我见到的第一个男人结

婚，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什么都行。”

娜汀十六岁那年，养父带着查理斯来到波士顿她所在的学校。仅仅一个星期尤丽亚就和查理斯订婚了。尤丽亚只是想离开这里，娜汀知道。自己和查理斯却是青梅竹马。当然，尤丽亚十分温柔、美丽，她有着金色的秀发，大而富有情欲的蓝眼睛，特别是她那迷人的身段。但是人们都说娜汀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她有着一头卷着的像瀑布倾泻而下般的浓密的黑发，她那充满智慧的大眼好似秋水明月，灰色的眸子里荡漾着颖慧和青春的活力，嘴稍宽而薄，显得放纵任性，她的肌肤细腻白皙，乳房匀称、坚挺，腰肢纤细柔软，臀部丰满、富有弹性，而双腿修长健美。但这些对娜汀却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她只是认为，自己肯定不是一个丑八怪，况且这些对此时的娜汀又有什么意思呢？

人们说：“你长得和你母亲一样。”这使她想起已经跟人私奔了的她——母亲，娜汀从来没有和她亲热过，只记得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带着金光闪闪的项链。娜汀有时喜欢她，有时恨她，却从没有真正的理解过她。

每当娜汀回忆过去时，很少想到母亲。那时候她总是使母亲头痛，因为小娜汀太野，太闹人了。可小娜汀并不需要她，她的在与不在都是一回事，娜汀有爱她的养父和理解她的二哥麦戈尔陪伴着。麦戈尔现在是米歇尔神学院的教父了，在他去神学院前，养父带着查理斯和他来过波士顿，他们非常愉快地一起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日子，当时娜汀正参加玛依·代尔娜小姐的学院庆典，玛依娜是养父的妹妹，娜汀的姑姑。他们一起进博物馆，一起散步，划船。爸爸每天晚上都陪着娜汀聊天，有时玛依小姐也参加。在聊天时，查理斯总和尤丽亚眉目传

情。当尤丽亚告诉娜汀要嫁给查理斯时，娜汀早已猜到会这样，即便尤丽亚不告诉她。

“是吗？真想不到，真为你们高兴！”

“查理斯明天就和你父亲去向我父亲求婚。我肯定他会高兴的应允，因为她可以甩掉一个包袱了。唉！我只想快点当个贵妇人！我们也可以像亲姐妹一样了。”

“查理斯喜欢的是处女，他是很古板的。”娜汀希望自己的话不带什么感情色彩。

尤丽亚轻声地笑了：“我知道，这么长时间他只吻过我两次，其他的什么也没干。新婚之夜，我会用我的鲜血来证明我的纯洁。”

娜汀不再为她的话感到窘迫，自己已经告诉她所有的事情，新郎、侍从以及所有能满足她欲望的健壮男人。事实上，娜汀真希望查理斯能够永远使尤丽亚满足。

“他脾气很坏，你可得小心点！”

“噢，我当然会小心的，并且还会很体贴。别为我着急，亲爱的，我会用我的身体驯服他的。”

天哪！娜汀真感谢浓浓的夜幕掩去了自己脸上的一片红潮，有时，尤丽亚真也太出格了。

“你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的。”娜汀急忙转过身去，用头巾遮住脸，含糊地搪塞着：“我怎么能知道？别忘了他是我哥哥。”

“他又不是你亲哥哥，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逢场作戏嘛，特别是有这么一个英俊的男人。我不会责怪你和他……我也干过这事，如果你真没干的话，那可就太傻了。”

尤丽亚是一个喜欢在男人的怀里去寻找乐趣的女人，可娜汀不是，也不敢去想，十六岁对一个女孩来说是最敏感的时

期，尤丽亚的这番话使她辗转难眠，从不曾想的事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第二天，也就是尤丽亚与查理斯订婚的那天，下雨了，娜汀却渐渐地高兴起来，因为这天气与她的心情相吻合，使她能在书房的壁炉旁看书。她最喜欢的椅子就在这里，那椅子很大，上面盖着红绒布，她能盘腿坐在上面。仆人给她送来了一杯祝贺新人的酒。喝不惯这酒，不一会，她就感到晕呼呼的，尽管她拼命地想睁开眼睛。但无奈四肢发软，整个人像受到一种由下而来的无形的引力，开始是虚浮在彩色的海面，随后就慢慢地下沉、下沉，好像永远不能到底，她的书掉到地上，只有无神的眼睛瞪着闪烁在壁炉中的火。

如果真在这里睡着的话，那可太难为情了，她极力想振作起来，但马上又觉得那会显得更傻。这里又暖和舒适，摇摆着的火苗像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她，她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它在火舌中忽大忽小，画面一幅接一幅闪现，各有不同。

娜汀看见在一株黄绿色的矮矮的树叶下，一只老虎正无声地注视着她，这畜生的眼睛呈金绿色，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它的肌肉在黑黄相间的条纹的毛皮下协调地运动着，无论她在这曲曲弯弯、永无尽头的林间小路上跑多快，它总是紧跟在她后面，她已经能感觉到它呼吸时喷出的热气，同时，她还发现还有一只美洲豹和一只白狮。

她记不清楚自己是否吓得大叫了起来，她惊醒后的第一眼就看到查理斯眯着眼睛，用一种奇特的方式盯着她，使她感到全身不适，她坐起来，把盘着的腿放下。

“对不起！我并不想在这里睡，只是……你……想抽烟吗？……我……。”

查理斯用手制止住她语无伦次的讲话，并警告她，他喝多了酒：

“我抽了很多烟，也喝了几瓶酒，我想教父该由蒂娅扶上床了，诺维娅也该休息了，是她告诉我你在这里，抱着一本奇怪的书睡着了。……那书该不会是小说吧？……记住，小妹，你要准备独身一辈子，就像可怜的蒂娅一样，永远不要知道男人是什么。”

他的话无疑刺痛了她。她真想捅他一刀。

“我想玛依娜没有被愚蠢的男人驾驭是何等的荣幸。至于书嘛，我不是你妹妹，没必要向你解释。”她用最冷的语言还击道。

“你太小了，也没有她一半漂亮。”他似乎根本没听见她说的是什么。“有时候，你很像你母亲，特别是现在，你眼中闪着邪恶的火光时，这就是你提醒我，你不是我妹妹的原因吧。你怎么会那么像她？”

她气得想站起来，愤怒、惊恐……可她的腿已经变得麻木了，她最终还是站起来了。

“你怎么不回答？你否定不了这个事实吧。”查理斯咄咄逼人地说。

他站在她面前，仿佛夺走了她这块地方仅有的温暖，突然间使她感到很冷，也非常恐惧。她咬紧牙关，极力地想寻找一些能刺伤他的言词，以便使他清醒一些，如果爸爸和玛依娜姑妈在这里就好了……。

她不知怎么又缩回到椅子中，仿佛要与这椅子溶为一体，心神恍惚，一片迷乱。直到他捏疼了她的脸，她才清醒过来，由于惊吓和痛疼，她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

“你害怕了，小巫婆，他们都是这么说你，难道我没有看到吗？你能跟马说话，使它们驯服，就连那没人敢接近的公牛，你也能降服。你有着一双巫婆的眼睛，我总是躲着它。”

娜汀被激怒了，恐惧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很快又恢复了理智：查理斯喝醉了，连他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可能到明天他什么都忘了。但他现在正在火头上，他以前对所有妨碍他的人，甚至畜生都一样粗暴地予以反击。得小心点，她揉着被他捏疼的脸：“查理斯，为什么你要这样伤我的心？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没想去责怪母亲……。”

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臂，把她从靠椅上提起来，对她大声吼道：“你到底有多少男人？你说你到底被多少男人玩过？比你妈还多吗？”说完，他就像抓她时一样，把她扔还到椅子上，她的头发也随之散得满脸。他却突然奇怪地大声哭了起来，然后双手温柔地扶住她的双肩，渐渐地加大力量，把她抱到他怀中，他是那么有力，她想喊叫，可气都透不过来，她感到他的一只手在摸她坚挺的乳房……“不！不行，查理斯，我不是我妈！明白吗？我知道我该怎么做，用不着别人来管，当我想要男人时，我会选择的，可我现在不想，如果你认为男女之间就是那么回事，想这样来玩弄我，我宁可去当修女！”她突然间拼命大声吼道，她的眼中喷着火，仿佛只要他再碰她一下，她就会杀他一样。他终于松开了手。

“这么说，你还是个处女？没有男人和你……”

到这时，她才悄悄地从惊怒中解脱出来，也真恨自己的软弱，她虽恨查理斯所做的一切，但也为他对她妈所奉献的少年男孩的爱而心有歉意。

“查理斯，请你走吧！你不久就要和我最好的女友结婚了，

你应该关心的是她而不是我。因为我……我们都明白。可你管不住自己了，我想我们最好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忘了吧！”她真希望自己没有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你的武器失去作用了，你的防线看来不过是假装的。作为兄长，我已知道你刚才的举动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已经订婚了吗？那个男人正等着……”

“如果你敢再走近一步，查理斯，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的这本荒唐的书里有很多的解剖知识，另外，我还可以大声喊人，你想让我试一试吗？”她颤抖着，但说出了她想说的，他明白她的意思，犹豫了一阵后，耸了耸肩，还装出一丝笑意。

“我想你会这样做的，娜汀，你怎么变得像个泼妇，也许会有够口味的男人来驯服你的。”在离开她之前，他嘲弄地向她鞠了个躬，然后，歪歪斜斜地走向门口。

她站在原地目送着他，关门前，他回过头来，怪声怪调地说：“希望小心地保护你的贞洁，我可爱的小妹。等我当了这家的主人，我会把你许配给我的朋友，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哈哈……”

他刚一关门，娜汀就冲上去把门栓起来，接着，就像得了伤寒一样地颤抖。她想今晚就呆在这里，明天再向玛依娜解释自己在看书时睡着了，就像平时一样。她不管查理斯会怎么想，反正他马上就要与尤丽亚结婚了。可是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呢？

第二章

娜汀不知道自己究竟在门上靠了多久，仿佛世上只有它才是她唯一的依靠。她的头紧紧地顶在门上，想把昔日的相思统统挤掉，她急促的喘息声淹没了从那傲然挺立在壁炉上的座钟里发出的滴哒声。

“你呀，别再想他了。”她仿佛在一个黑暗笼罩着的无声无息、无边无沿的沼泽地中，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过去的事，是无法寻回来的，就让它过去吧，你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回味上，你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去寻找那真正属于你的爱，为你的未来增色加彩吧！”这个声音一直传到她心灵深处那空虚、寂寞的黑暗之中。

噢，上帝啊！难道我真是巫婆吗？我怎么来到这片沼泽地的？我又怎么听见那个老妇人的声音？这真诚的忠告。要我不再软弱，要我振作起来。其实，我早就悄悄地想过，假如我不拒绝他会怎样呢？或许他不会与尤丽亚结婚，而是和我……娜汀的心里真有点七上八下。

“我想你这样对付他是明智的，如果你想最终得到他的话。他是那种什么最难得到他就非要得到的人。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马上开门，先调调他的胃口，我保证他会被欲火烧得通红，也许这就是你真正想要……”

时间好像一下子凝固了，突如其来的声音使娜汀如堕冰窖，一切都停止了，只有思维仍在活动，她完全明白这话的含意，她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人在对她说话，难道刚才的一切都

被人看见了？可这是真的，她又该怎样去解释这一切呢？尽管她对这一切什么也不清楚，一切都是那么突然，那么意外，那么……。天哪，她觉得自己简直像个白痴，自己恨刚才的所作所为……。突然，她猛地转身，羞怒地向身后悄然立着的生人问到：“你是谁？怎么偷……。”

“我嘛，是玛依娜的朋友。”他回答的神情、他的道歉就像在哄孩子似的：“怎么会在这里吗？我是从地窖里上来的，当然啦，我非常抱歉没能及时告诉您我在这儿，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并非有意偷听，只是被刚才的情景迷住了。您不以为这个不是您哥哥的人稍微大了一点吗？”

“你……你太可恶了！拼命地想偷听别人的私人谈话，还假心假意地忠告，即便你是玛依娜姑姑的朋友，也不能这么缺乏……”

“风度和修养？我已承认不该偷听，可你呢？年轻的小姐，如果你是我的女儿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会每天晚上把你锁在卧室里，白天让你戴上面纱，就像西班牙女孩一样。你那个哥哥如果少喝点酒，有点准备的话，他会强奸你的，这你明白吗？或许这是你想要的吧！”

娜汀不知怎样用拳在打人，但很快他却抓住了她的手。

他有点恼火，无礼地紧紧抓住了她的手，任由她挣扎，并把最难听的话一齐都说了出来：“难道你不觉得你和那倒楣的查理斯干这种事，还早了点吗？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看来最多也不过十二、三岁。等我和我的这位朋友吃完饭后，我会告诉玛依娜有关你的事。她在哪里？”

他那金绿色的眼睛使她想起迎着霞光的沼泽地，他棕红色的头发有些发黑，脸上有条疤痕，而眼角则是太阳留下的细